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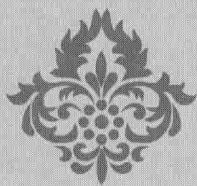
哈萨克草原之魂

——沙卡里姆评传

[哈萨克斯坦] 叶尔兰·巴塔舍维奇·塞德科夫 著
李喜长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哈萨克草原之魂

——沙卡里姆评传

[哈萨克斯坦] 叶尔兰·巴塔舍维奇·塞德科夫 著
李喜长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2017－45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萨克草原之魂：沙卡里姆评传 / (哈) 叶尔兰·巴塔舍维奇·塞德科夫著；
李喜长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3
ISBN 978－7－5203－0058－2

I. ①哈… II. ①哈…②李… III. ①沙卡里姆·库达伊别尔吉耶夫 (1858—
1931)－评传 IV. ①K833. 61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781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责任校对 安 然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3. 5
插 页 2
字 数 393 千字
定 价 85.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的父亲巴塔什·塞德库雷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官方机构
严禁时期所收集的关于现代人沙卡里姆·库达伊别尔吉耶夫回
忆与证明材料的鲜活记录

译 序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曾经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留学。当时，哈萨克斯坦还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听说哈萨克草原风光旖旎，别有风情，但忙于学业的我没有太多时间游玩，未能一睹其风采。几年后，等我再去莫斯科时，苏联已经解体，哈萨克斯坦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脱离了俄罗斯。我以为今生与它无缘了。直到 2009 年我被国家汉办选派去哈萨克斯坦欧亚大学孔子学院工作，才有机会零距离感受中亚地区最大国家的生活与文化。

哈萨克斯坦的主体民族是哈萨克族。哈萨克族原为游牧民族，属于东突厥人的后裔，逐水草而居，民风强悍。在不断迁徙和征战的过程中，容纳合并了俄罗斯、乌兹别克、乌克兰、白俄罗斯、德意志、鞑靼等一百三十多个民族，形成一种多民族和谐共存的文化形态。由于政治和历史原因，哈萨克斯坦跟俄罗斯、中国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因此，这个民族既保留着草原文化特有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又体现出多元文化共存的包容性。

独特的草原风情和文化，孕育了属于这片土地的优秀人物，例如被尊为伊斯兰哲学的“第二导师”的阿里·法拉比（“第一导师”为亚里士多德）、哈萨克诗圣阿拜（沙卡里姆叔父）、苏联战斗英雄包尔江·玛穆什等，他们不仅在哈萨克人心中是神一般的存在，而且拥有着广泛的世界声誉。而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哈萨克草原上，还有一颗令人瞩目的巨星——沙卡里姆·库达伊别尔吉耶夫（1858—1931）。这是一位集诗人、翻译家、音乐家、历史学家与哲学家等多种头衔于一身的传奇人物。受哈萨克草原文化的影响和叔父阿拜的亲自指导，沙卡里姆自幼年便走上了诗歌创作之路，迅速成长为草原上家喻户晓的诗人，其作品在草原上广为传

唱并有大量诗集出版。同时，他自学俄语、波斯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阿塞拜疆语等语言，广泛涉猎文学、历史学、哲学以及地理学等方面的知识，成为一位博古通今的大学者。他在历史学、哲学以及宗教学等多个学术领域都颇有建树，留下了传世经典之作。他的《突厥人、柯尔克孜人、哈萨克人与汉朝之家谱》、《穆斯林法典》、《人的美好生活》等著作，对于研究哈萨克民族历史渊源、宗教信仰、民风民俗等均有极高的价值。生长于哈萨克草原的他，对这里的土地和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不仅倾其一生为传承民族文化、维护民族利益而努力，而且为根除其民族中的劣根性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了寻找民族文化之根，他曾经远赴麦加、伊斯坦布尔等地朝觐，编写哈萨克人自己的《穆斯林法典》。他撰写的《突厥人、柯尔克孜人、哈萨克人与汉朝之家谱》是迄今为止研究哈萨克民族最权威的历史学著作。在个人修养方面，他更是以古圣先贤为榜样，为自己树立了崇高的目标。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等人的思想和行为都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曾经两次远离人群去草原深处隐居，为的是静心创作并提升个人的精神修养。总之，沙卡里姆以令人叹服的才华、公正无私的品德以及对草原的挚爱赢得了哈萨克人民的崇敬。后来他不幸卷入了复杂的政治漩涡中，被苏联肃反人员枪杀。在此后很长之间内，他的名字成了一个不敢触碰的禁区。1988年4月，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出决议，恢复了沙卡里姆的名誉。此后，其作品才得以重见天日，对与其相关的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工作才得以正常开展。《哈萨克草原之魂——沙卡里姆评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哈萨克草原之魂——沙卡里姆评传》的俄语书名为《沙卡里姆》，经过原作者同意在翻译成中文时改为现名。作者叶尔兰·巴塔舍维奇·塞德科夫是哈萨克斯坦著名的历史学家，目前担任哈萨克斯坦国立古米廖夫欧亚大学校长。《沙卡里姆》是其耗时最长、花费心血最多的一部著作。这部传记以沙卡里姆这位传奇人物的悲剧命运为主线，生动地描绘了哈萨克民族的历史渊源，再现了沙俄和苏联统治时期哈萨克人民的真实生活场景以及他们为争取民族主权而付出的艰辛努力，是了解哈萨克历史、政治、宗教、习俗、文学等知识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传记语言既富有浪漫的诗意，又蕴涵深邃的哲理，对草原风光的描写尤其令人神往。

《沙卡里姆》一书俄语版问世以后，在哈萨克斯坦国内引起极大反

响，而后被翻译成英语和土耳其语等语种，在多个国家出版。我在 2014 年获得了翻译此书的授权，立即着手翻译工作。在此后的两年内，我不断对译稿进行修改润色，终于有了中译本的成型。

在此，我真诚地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西安外国语大学科研处、欧亚大学孔子学院等单位的同志们对我的帮助与支持；感谢原作者叶尔兰·巴塔舍维奇·塞德科夫对我的信任；同时，还要衷心地感谢我的妻子冯晓莉女士，她对我的译稿进行了逐字逐句的审核修改，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李喜长

2016 年 4 月

前 言

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在城市的我们，除非万不得已是不会走出去的。草原已经渐行渐远，与我们的生活毫不相干。很难想象，一百多年前的哈萨克人是如何在这片浩瀚无垠、苍茫如宇宙的草原上生活的。

哈萨克草原蕴含着不可思议的奥秘。它的荒芜给人的感觉好像与文化毫无关联，但是，在 19 世纪中期，这片草原的深处却诞生了沙卡里姆·库达伊别尔吉耶夫（1858—1931）。这位未来的诗人、翻译家、音乐家、历史学家与哲学家以其个人对周围世界的切身体验，对社会，首先是对自己提出了问题。需要追根溯源的是，他是如何创作了意味着“良心学说”的《人的美好生活》这一哲学著作的。

青年时期，他在乡镇担任过乡长一职，辞职后举家返回故里经营畜牧业，同时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与音乐。他以公平、正直、心灵手巧和善于狩猎闻名乡里。

不久，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1904 年，哈萨克草原伟大的诗人、思想家——沙卡里姆的叔叔及导师阿拜逝世。为了完成叔叔的遗愿，沙卡里姆完成了对东方历史文化中心伊斯坦布尔及麦加的朝觐，有幸结识了许多致力于通过书本传输思想智慧并投身科学的人。

从国外旅行归来，沙卡里姆所撰写的论文思想深邃、内容丰富。他的历史学著作《突厥人、柯尔克孜人、哈萨克人与汉朝之家谱》至今未有能与之比肩的作品出现，该书被学者和非学者们推崇与使用。

他所撰写出版的诗歌充满了对社会政治变革的期待，对生活中真与美的追求。不能简单地把他看作是 19—20 世纪期间哈萨克文学的一个悲情

诗人，他与充满了喧嚣和浮夸的草原血肉相连。出于对周围环境以及对自身的不满，他在 54 岁那年远离了人群，脱离了只会带给人们不幸的政治，孤身一人默默地承受一切苦难。而他身处被冰雪覆盖、荒无人烟的草原深处的目的是完善自己和静心创作。

依据人类历史是由群众所创造的这一耳熟能详的理论，一个人的命运算不了什么，自我牺牲更是徒劳无益，但是，沙卡里姆的人生经历却推翻了这一理论。

他在改变自我的同时试图去改变整个世界。为了创造一个健全的世界，首先要创造一个健全的自我。内心的自制力使他远离过去生活的乡镇圈子，进入了更为广阔的草原空间。他拥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完善自我。他的信念是至高无上的。他极力用先哲的理念来充实自己，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增加自己的智慧。这就是老人沙卡里姆——在回忆录《逝去的生命》中确立了人生目标和人类生活意义的作者。

在生命的晚期他撰写了一首名叫《科尔金特乐章》的诗歌，将自己的命运与先知圣者科尔金特联系到了一起。沙卡里姆所塑造的抒情哲学形象取材于突厥人神话故事中那位永垂不朽并由他们的歌手与巫师用本民族乐器空贝斯来演唱纪念的神灵。

沙卡里姆的创作对于现代人来讲犹如一个难解之谜，使后来的人们陷入了迷茫与混沌，也促使 21 世纪的读者去开掘和发现。为什么我们今天要重读沙卡里姆？原因不只在于其命运的悲惨，也不在于他对我们的训诫，而主要在于从他那关于生命的伦理学说中我们能体会到时代的气息——一种真正的思想、一种真实的感受、一种实实在在的人类之爱。

沙卡里姆是一个神奇的人。他拥有一切优秀的品质，这些品质正是今天的我们必须具备的。

他的个人优秀品质中哪一点更为鲜明？他的儿子阿哈特做出了说明。他写道：“没有人比沙卡里姆更正直。他一生从未说过一句污言秽语。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我曾亲眼目睹他如何保释、挽救和教育那些偷窃者的。”

作为一个完美的富有天赋的个体，沙卡里姆本身就是道德规范的体现者。他一生的文学遗产和哲学思想就是本人最好的见证。当我们恢复了他的名誉，重读他的作品后，涌现出许多用哈萨克语撰写的关于沙卡里姆的文章和书籍，但是完整的俄语版的诗人传记暂时仍未出现。

阻力重重的日子似乎已经过去，我们开始推出沙卡里姆本人所写的一些关于文学、历史、哲学以及反映自身经历的作品。这一系列的作品中也包括沙卡里姆亲属的回忆。我们可以通过对阿拜生命轨迹的描述来推测沙卡里姆生活与创作的环境。

以上这些成为我们探究这位伟大人物身世渊源与创作峰值的坐标，也是我们了解其在哈萨克人的生活以及在哈萨克文学、历史和哲学中所处地位的坐标。

目 录

第一章 成吉思坦乌——身世渊源与创作峰值	(1)
第一节 草原与生俱来的魅力	(1)
第二节 先辈的兴衰	(6)
第三节 幸福的漩涡	(13)
第四节 铜爪金雕	(18)
第五节 丧亲之痛	(22)
第六节 冬夜的旋律与城市的节奏	(28)
第七节 俄语课与福祉的魅力	(34)
第八节 仁慈的密码	(46)
第二章 精神漫游的三段式	(53)
第一节 梦想的涌现与生活的迷宫	(53)
第二节 诗人的彷徨	(61)
第三节 生命在流逝	(82)
第四节 纯粹理性的体悟	(96)
第五节 诗人不朽的军队	(106)
第六节 地理团体的书籍世界	(118)
第三章 预感与预见	(127)
第一节 黑色死亡之年	(127)
第二节 麦加“糖果”	(142)
第三节 接近俄罗斯方式	(154)
第四节 哈萨克草原的卡拉姆津	(164)
第五节 五个关于永恒的问题	(174)

第四章 离家与隐居	(189)
第一节 哈萨克隐居者的心理学与哲学	(189)
第二节 灾荒年月	(210)
第三节 阿拉邵尔达政府的梦想与苦恼	(228)
第四节 诗学思想的自治	(242)
第五章 良心的教益	(255)
第一节 最后一片净土	(255)
第二节 死亡之路	(277)
第三节 贫困线上的创作	(290)
第四节 哈萨克部落的崩溃	(305)
第五节 成吉思坦乌起义	(315)
第六章 被遗忘者的光辉	(330)
第一节 不朽的诗魂	(330)
第二节 毁灭	(336)
第三节 昭雪纪要	(345)
沙卡里姆生平与创作的主要时间	(358)
历史资料	(361)
后记	(365)

第一章

成吉思坦乌——身世渊源与创作峰值

第一节 草原与生俱来的魅力

沙卡里姆·库达伊别尔吉耶夫于1858年7月11日（旧历）出生于成吉思坦乌区拜科什卡尔河附近的肯布拉克，属于今天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东哈萨克斯坦州阿拜区。目前拜科什卡尔河流域的那片土地已荒无人烟，而区中心城市卡拉乌尔则坐落在其东北方50公里的地方。拜科什卡尔河——成吉思坦乌的心脏，是哈萨克大草原最为神奇的地方之一。

从地图上看，成吉思坦乌在东哈萨克斯坦地区自北向南延伸250公里的哈萨克丘陵上算不上出名，更谈不上引人瞩目。那里既没有旅游路线，也没有现代化的公路。但或许正因如此才成就了它的神奇。成吉思坦乌的丘陵是那样的纯洁无瑕，没有被任何文明所染指，似乎时间在这里停下了自己的脚步。成吉思坦乌，是历史的自然保护区，是哈萨克族远古的命脉，也是哈萨克族人世界观形成的源头。这里的草原犹如海洋般辽阔，云彩从这里向四方弥漫。这里天地相连，色彩缤纷。正是在这片土地上，在成吉思坦乌，辽阔的草原依然保留着其原始的自然美景。

假如今天想要到达这片土地的话，首先要到达距离谢米（今天的名字为谢米巴拉金斯克）西南方公路195公里的卡拉乌尔市。

在阿拜区中心入口处的右边，坐落着一座不算高大但非常著名的卡拉乌尔—托别山。此山在古代曾被用作瞭望塔。卡拉乌尔从其本身意义上讲就是成吉思坦乌的前哨站。它抵御着敌人向这座神圣山麓的靠近，阻止着外来者破坏这里的宁静。在卡拉乌尔山后5公里处的成吉思坦乌山麓坐落着一个小小的村庄——毕—阿塔，该名字用于纪念沙卡里姆的曾祖肯吉尔

拜——托贝克德家族的传奇首领。在毕—阿塔村有一所学校以沙卡里姆命名，该校拥有一个令人赞叹的博物馆。去成吉思坦乌市可以从毕—阿塔村庄启程。通往成吉思坦乌的道路有许多条，沿途有明显的车辙痕迹。你也可以向南绕过卡拉邵卡山，该山的山脚下有一些小村落。沙卡里姆的祖先曾在这里生活过几十年，随后这里成了父辈们过冬的地方。你也可以向西而行，这样就可以横穿成吉思坦乌到达沙克巴克地区广阔的河谷。

通往拜科什卡尔河的道路蜿蜒曲折，时而是丘陵与山脉，时而是山谷与河流。被山脉隔断的几个平原时隐时现。正是在这里的某个地方曾经流淌过拜科什卡尔河。在最后一座丘陵后是肯布拉克河谷——未来伟大诗人的摇篮。

这片风景宜人的草原宽度不到5公里，由于山脉阻隔，今天已经荒无人烟。过去的村庄已经被雨水、疾风和时间所冲刷，痕迹更是无处可寻，想要找到曾经搭起毡房并诞生了伟大诗人沙卡里姆的那块地方实属不易。冥冥之中意识告诉你它就在远处的山坡上，那里曾经是马厩和羊圈。在山坡下的村口站着库达伊别尔德——沙卡里姆的父亲。而在其中的一座毡房中，在凉爽的七月夜晚，一个令父母骄傲和幸福的孩子降临这个世界。

望着这片空旷的草原，你很难想象，那个时期成千上万的哈萨克人不像今天这样生活在城市和乡镇，而是随着时令的变化、草场的转换，赶着牲畜在草原上辗转漂泊。在成吉思坦乌曾经有成千上万的家庭居住于此，这里是他们的根，是他们的家，是他们在人世间最为留恋的地方。今天，这里万籁俱寂，草原似乎是在默默地等待着自己的故人。山谷中微风拂面，带来了一阵阵的花香，犹如进入了花的海洋。云雀的叫声此起彼伏，随风飘荡。这就是成吉思坦乌最美妙的乐章，这样的美景你可以在此处任何一座无人的丘陵上尽情地欣赏。随手折断一根草原特有的、与草原血脉相连的针茅草茎，你可以感受到它承接着草原的过去和现在。野草丛中时隐时现的黄色花朵给人的感觉是它记录了沙卡里姆的命运，既惊心动魄又悲惨不幸。

沙卡里姆出生的那片土地，也就是那个山谷，是沙卡里姆心灵中的圣地。在生命的后期他曾经写道：

假如感觉寂寞，我前往拜科什卡尔，
假如心中悲伤，我回到故居的小院，

假如令我突然心动，
一定是我生命诞生的地方。

沙卡里姆时常挂念着生他养他的这片故土。“回到故居的小院”的场景犹如天堂般美丽，这是诗人思想的反映，是他的心灵在歌唱，是其幸福感的体现，是其晚年对故乡的怀念。他是那样地崇拜自己的故土：

我要谱写一首歌，
在歌曲中找寻我的快乐，
我将永久享受独居的生活，
因为这里犹如仙境，
它使我忘却了忧伤。
在死亡还未把我带走之前，
我将用最美的语言赞美你。

对于哈萨克人来讲，成吉思坦乌不仅仅是景色如画的丘陵、山坡和沟壑，它也是许多河流所滋养的绿油油的草地。他们的旧称蕴含着许多习俗与传统，诸如 Шет（边陲）、Караул（前哨）、Кос（宿营地）、Бузау（小牛）、Кундызды（黄昏）等等。几百年的演变不仅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一些名称，而且更多地保留了其历史发展的原型，是几百年来这片大草原所发生的事件的真实写照。例如，哈萨克人把自己的历史渊源与成吉思汗的形象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成吉思汗在远征途中曾经在这些地方做过停留。也许是在 1219 年，当时这位未来世界的统治者率兵征讨花刺子模^①途中摧毁了布哈拉、撒马尔罕，收服了乌尔根奇、巴尔赫、巴米扬和尼沙普尔。而在此之前，他已经从大地上彻底清除了奥特拉尔，征服了锡尔河流域的其他城市。

成吉思汗在哈萨克大草原的第二次停留时间相对较长。1224 年，长达六年的远征归来，自春天到夏季他一直在这些地区活动。众所周知，成吉思汗的大本营安扎在巴尔喀什湖与阿拉克里湖之间一个绝佳的地方。为什么这个地方就不会是成吉思坦乌呢？这里有肥沃的牧场、众多的野禽和

① 花刺子模（хорезмшах）：13 世纪阿姆河下游中亚帝国，后来被成吉思汗征服。

阴凉的山谷。成吉思坦乌市东北部以“汗国”命名的山名或许就意味着汗的军队曾经在此驻足扎营。

当地流传的民间故事说道，成吉思汗曾在此地登上了一座山顶称汗，今天这座山被称为汗—毕伊克。故事的内容在19世纪末被哈利奥拉（哈列尔）——库纳拜的儿子、沙卡里姆的叔叔的书面描述所证实。

“成吉思坦乌的山脉被奥尔丹、多尕兰和邱纳等山谷所分隔。几乎是在成吉思坦乌山系的正中心矗立着一座名叫‘可汗’的山。关于这些地方卡伊萨克（кайса́к）人有以下传说。在其中一次远征中，也就是征服了久尔汗（Кю́рхан）以后，铁木真在成吉思坦乌山脚下停了下来。卡伊萨克人决定臣服于他。为此他们派出了以部落首领马伊金为首的使者团。该使团来到铁木真的大本营并呈上了自己的贡品。这是唯一自愿臣服于铁木真的民族。当时有雄鹿预言道，铁木真将征服许多民族，因此他应该叫作“成吉思—汗”，意思是伟大的汗，世界的统治者。铁木真决定在这座山上更换自己的名字。臣服于成吉思汗的十二个部落首领每人在可汗山顶上楔入一根柱子，并在上面搭起了舞台，蒙上了白色的毡毯。以马伊金为首的所有部落首领用白色的绣毡将铁木真抬上了山顶，送进了准备好的毡房。在隆重的典礼中，在场所有的人都高喊：“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从此，成吉思汗登基的这座山就改名为“成吉思坦乌”。（哈利奥拉：《柯尔克孜传说》，《莫斯科画报》，1892年第274期）

哈利奥拉的记述也许能被托贝克德家族的先祖库纳拜讲述的成吉思汗大本营塔楼的故事所证实。该塔楼由粗大的松木建成，或许为托贝克德家族的先祖亲眼所见。库纳拜所讲述的故事被后来流放到哈萨克草原执行公务的波兰人阿多立夫·亚努什科维奇（1803—1857）记录了下来。

后来，在1911年，沙卡里姆再一次在自己所撰写的《突厥人、柯尔克孜人、哈萨克人与汉朝之家谱》一书中重述了该传说。他写道：“成吉思汗的真实名字是铁木真，而成吉思表示的意义是强健和伟大。基于这些理由，苏联时期的学者们（特别是康斯坦丁·尤达洪）从不同角度对成吉思汗的名字进行了探究，突厥语“шын”（шин—чын）表示“真正的和真实的”。这也就是说，成吉思汗——真正的汗。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神话传说的兴趣愈来愈浓。今天，人们对先祖留下的东西更是做出了大胆的假设和推测。比如，在成吉思坦乌或许就有成吉思汗的陵墓。这个虚幻的信息只能靠某种石破天惊的发现所证实。

正式的历史编纂学认为，成吉思汗于1227年8月死于中国甘肃省东部山中的清水关隘，他亲自选择了东蒙古布尔汗赫尔敦山系中一座高山作为自己的葬身之处。但是，成吉思汗的陵墓至今仍未找到，因此，哈萨克地名“成吉思坦乌”对现代和未来的考古学家始终充满着某种暗示和诱惑。

沙卡里姆本人对于这些群体无意识所造就的活生生的形象和理由极其关注。他在自己的一部悲剧小说《阿吉里与玛丽娅》中以抒情哲学思考的方式进行了描述：

啊，成吉思坦乌！你阅尽人间的一切，自从这里有人类出现。你从自己身边放过了成吉思汗、帖木儿和许多其他征服者。你见证了许多人的强盛和衰弱，他们的诞生和死亡，他们的意气风发以及心灰意冷，他们的胜利喜悦和失败悲哀。你看见了，许多年轻人在此如何追逐自己的梦想并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你同样看见了，失败者的期盼和愿望在这里灰飞烟灭。有哪一个民族不曾在这里停留过，不曾猎杀过野禽、饲养过牲畜。你亲历了这里的血流成河。正如永恒的太阳和月亮一样，这里美丽的姑娘、勇敢的小伙儿和勇士们毫无恐惧和顾忌地依然与外来的入侵者战斗，他们依然坚守着真主给予他们的这片土地，以满腔的热血守护着自己的家园。好像，你就一直如此冷漠地站在这里，没有任何感觉，看不到任何东西，更听不到任何声音。不，你远非如此！你张开双臂拥抱着这片辽阔的大地，拥抱着太阳升起的东方和落下的西方，拥抱着这里的毡房。我听到了你的召唤：“来吧，进入我的怀抱！在我的怀抱中体会喜悦和困苦。来吧，在繁忙的征战中消耗你的短暂生命。”我到底该怎么做呢，当我听到你无声的召唤？

深藏于沙卡里姆内心的并不只是尘世间人类子孙的悲伤。成吉思坦乌在草原民族的心目中是具有震撼力的形象，他们在此经历了饥荒年代，领略了冬天暴风雪的严酷。

对于我们——安分的游牧民族子孙来说，假如成吉思坦乌的那些传说不流传到今天的话，那样的过去、那样的场景我们很难想象，更难以接受。今天，我们感受那种场景非常容易。虽然我们已经远离诗人所描述的草原地区，但是在那些地区曾经诞生了我们的先辈，天才的阿拜、沙卡里